



“廊桥保护三年行动”首次摸清全国廊桥文物总数2193座
重庆古廊桥共有50座,多分布在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区
从“修旧如旧”到“活态传承”,重庆为古廊桥撑起“保护伞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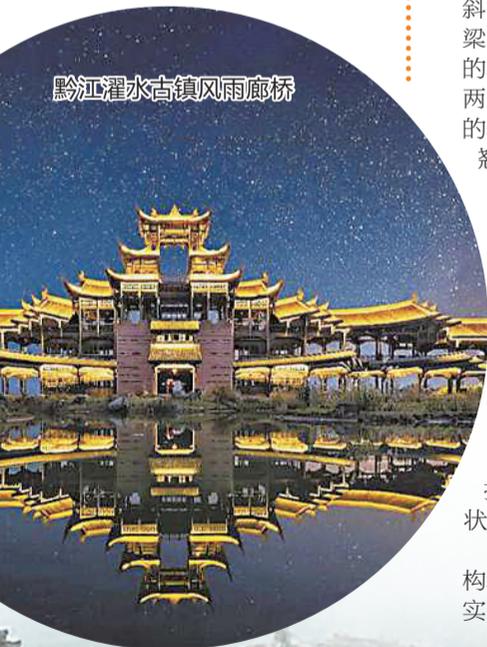
桥见新生

廊桥,一般指设有廊屋的桥梁,是我国桥梁的一种重要类型,往往与山、水、田园景观和古村镇、街道有机融合,承载着当地社会的公共生活、文化传统和缕缕乡愁,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。

晨光初现,薄雾如纱般轻笼阿蓬江面。在黔江区濯水古镇,全长658米的濯水风雨廊桥静卧碧波之上,纯木结构的桥身采用传统榫卯工艺,宛如一条即将腾空的巨龙。数百公里外,重庆合川区双槐镇与四川省华蓥市庆华镇交界的华蓥河上,阳光穿透五星桥的5个石拱,水面泛起粼粼金光——这座以桥心为界、北属四川、南归重庆的古廊桥,已在此横卧200多年,见证了无数个这样的黎明。

这是重庆古廊桥的日常,也是“廊桥保护三年行动”中的鲜活画面。3月18日,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,于2023年发起的“廊桥保护三年行动”首次摸清了我国廊桥文物资源家底:全国廊桥文物总数2193座,其中重庆有50座。

3月20日,春分时节,记者走近这些廊桥,探访它们的前世今生,也记录重庆如何为这些横跨山河的古廊桥,撑起一把系统的“保护伞”。



黔江濯水古镇风雨廊桥

1

重庆古廊桥 多在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区

据统计,我国现存廊桥总数最多的3个省份是福建、湖南和浙江,其中,湖南、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贵州廊桥总数有较大幅度增长。

在这场全国性的廊桥资源普查中,重庆古廊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积淀,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代表性。

据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重庆现存的古廊桥广泛分布在西南、东南、东北地区,其中以东南部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区分布最多,结构主要为石墩筒支木梁木廊桥。这些廊桥不仅是交通设施,更是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。

重庆的廊桥有多美,一份份登记在册的廊桥档案给出答案: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镇的客寨桥,始建于元代,横跨平江河,五墩六跨,总长63.5米,带有浓郁的土家族风格特色,曾是秀山通往贵州沿河等地的交通要道。溪口镇的天生桥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,为石墩木梁木廊结构,四墩五跨,长67.5米,桥上建有双重檐硬山式廊屋,两端有砖砌牌坊式山墙,廊屋中部建有桥亭,规模宏大,保存完好。

这些廊桥的建筑结构多样,技术含量极高,同时造型组合丰富,极具地方特色,是中国传统人居社会的重要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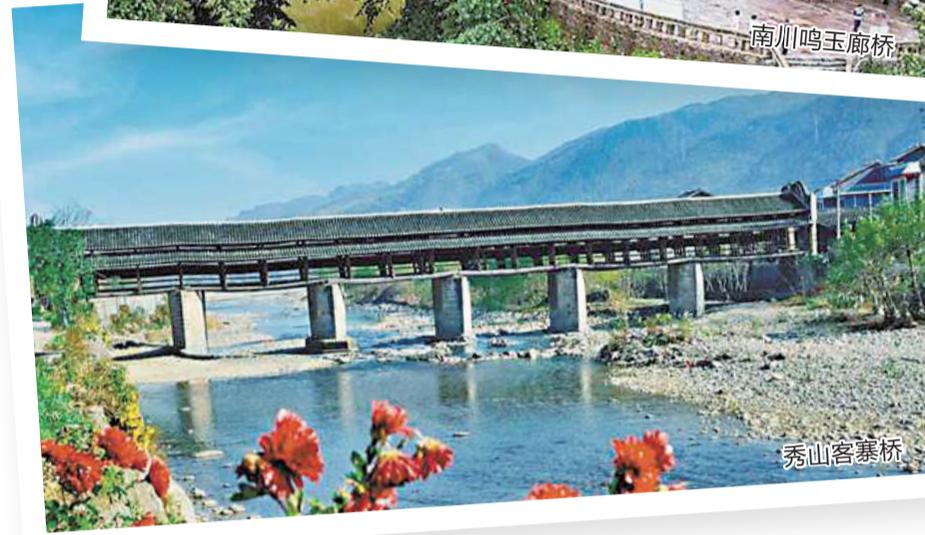
撑木梁桥在重庆市内较为少见,而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的大沙坝凉桥正是其中之一。这种结构在木梁下方设置有斜撑,能够为木梁提供额外的支点,增加梁的跨径,提高梁上荷载。更令人称奇的是其“脊翘角不翘”的建筑特色:正脊两端和檐口末端用瓦片和石灰做成上翘的造型,但檐口没有设置飞檐,即“角不翘”,既兼顾美观又节约建材,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。

2

50座古廊桥 重庆纳入“一张图”管理

面对珍贵的廊桥遗产,重庆创新保护举措,通过精准修缮、科研支撑及全域排查,扎实推进廊桥保护工程,全面改善廊桥文物保存现状。

行走在开州七里潭廊桥上,桥廊木构稳固如初,屋面青瓦齐整,桥下墩台坚实,已看不出修缮的痕迹。



秀山客寨桥

这座廊桥的修缮保护工程于2025年3月开工、5月29日完工。为了这个工程,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23年4月便启动勘察测绘,近两年的前期准备,只为让修缮后的廊桥“修旧如旧”。

而对因特大洪水受损严重的黔江柏荫桥,则实施了桥台加固、桥身复原修缮。与此同时,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川太平廊桥、秀山客寨桥和溪口天生桥的消防工程也已顺利完成,这些木结构古桥从此有了“防火墙”。

如今,重庆的50座古廊桥,已被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——每一座桥都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,明确了周边环境和山水格局的保护要求。这意味着,今后任何城乡建设,都不能再随意触碰廊桥的“生命线”。

此外,2024年3月,重庆启动了全域廊桥现状复核与初步评估工作。担负重任的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背着设备,行走在巴渝大地的沟壑溪流间。他们不仅要查看桥体本身有没有裂缝、虫蛀,还要仔细搜寻桥头的碑刻、桥柱上的题记;不仅要记录桥下的河道有没有改道、岸边的村社有没有扩建,还要挨家挨户打听老人们口中还有没有关于造桥的口碑,村里还流传着哪些与桥有关的故事,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记忆,正被一一打捞、记录、归档。

3

古廊桥“出圈” 串起风景,“活”在当下

保护从来不是最终目的,传承才是。3年来,全国依托廊桥周边建筑,布设专题展陈31处,推出7条廊桥主题游

径,将廊桥、古村镇、古道、非遗传习所、山水环境串联成线。

在重庆,重焕青春的廊桥已重新融入百姓的生活里。站在黔江区小南海镇的大沙坝凉桥上,脚下是潺潺流水,桥头是重庆,桥那头是湖北。当地人更愿意叫它“同心桥”——小南海镇与大路坝区通婚频繁,亲戚间串个门,一脚就跨过了省界。

近年来,两地以“党建引领+”探索跨省协同发展,建立基层组织共建、区域协同共治等“六共”机制,这座桥成了见证者:它看着两地百姓世代联姻,也看着边区融合治理的新故事一天天上演。

桥下,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,为的是小南海国家地质公园、土家十三寨的青山绿水,也为着这座桥承载的土家风情而来。桥上,农闲时节的后坝山歌仍在唱响,非遗在这里不是橱窗里的展品,而是桥上的日常。

廊桥的“活”,还活在老街上、活在建档里、活在重返的路上。

南川区鸣玉镇正以鸣玉廊桥为核心,启动老街改造,深挖石牛文化、建桥文化,打造“走渝湘复线,逛鸣玉老街”旅游品牌。这座“盐巴廊桥”将串联起向家沟乡村振兴示范长廊,让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一同“出圈”。

而在大足区三驱镇,窟窿河上的明心桥始建于1739年,由湖广移民集资修建,飞檐斗拱,碑刻众多。200多年后,三驱镇商会牵头,动员老乡和社会力量,决心集资重修,让历史图片中那座令人追忆的廊桥重现眼前。

春分至,万物生,在巴渝大地上,50座古廊桥正以崭新的姿态,继续书写着属于它们的岁月诗篇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



秀山天生桥